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九十九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九十九冊目錄

金陵學報	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一九四〇年……………	一
金陵學報	第十一卷第三期	一九四一年十月……………	三二七
神州國醫學報	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	四八九
神州國醫學報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三二年八月……………	五三三
神州國醫學報	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五七五

金陵大學

金陵學報

第十卷 第一·二期合刊

文史專號

四川新津等地漢崖墓甄墓考略	商承祚	1—18
廣西象平間徭民之住屋(插圖)	徐益棠	19—30
元色目名稱及其階級制度淵源於金源說	劉銘恕	31—42
秦之鐘鐻金人考	史 岩	43—56
聲字實相義釋(眞音宗要義之一)	李翊灼	57—70
說圖	聞一多	71—80
說牯犢聲例	吳其昌	81—94
釋闕	孫次舟	95—104
古高昌國歷史略述	黃文弼	105—112
周公旦父子考	陳夢家	113—118
南陽新石器時代初步探討	孫文青 劉興唐	119—130
南陽仰韶彩陶發現記	孫文青	131—133
唐袁滋豆沙關題名跋	向 達	135—139
與沈兼士論字音同義通讀書	楊樹達	140
北周強獨樂爲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記跋	劉 節	141—156
廣癸巳類稿君子解	陳登原	157—164
金乙未元曆朔實考	魯實先	165—170
閱張介侯先生遺稿記	王重民	171—188
中國茶葉史略	陳祖棻	189—234
說文中之古文考(四續)(完)	商承祚	235—270
宋詞版本考	唐圭璋	271—306
楚辭天問補註	周悅讓遺著	307—320

四川新津等地漢崖墓甄墓考畧

商 承 祚

- 1 緒言
- 2 崖墓的原始
- 3 崖墓的年代
- 4 崖墓的構造
- 5 墓中的明器
- 6 石棺的辨正
- 7 甄墓的種類
- 8 結論

一．緒言

凡是天生的動物無不富有情感，但是一切感情，祇有對於父母爲重大，所以孟子說：“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離婁上）“孝子之至大莫大乎尊親”。（萬章上）父母生存時，孝順還不算事，死後對於葬禮，也極其隆重，所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下）據此看來，父母活着的時候要孝養，如同曾子的“養志”，死了再沒孝養的機會，祇有對於身後盡心所安來化費，就此不知不覺的成了厚葬的風俗。至於初民的葬法呢，“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藊埋而掩之”。（滕文公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易翼註）孔孟的話的是實情，在當時情況之下，同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已是盡到了絕大的心，用到了很大的力。孔子：“啜菽飲水盡其歡，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祇要能盡心，貧富貴賤的階級雖然不同，事實是一樣的。墨子在當日看見社會不惜將

大量的金錢用在死人的身上，想糾正這種惡俗，大聲急呼的極力提倡薄葬，真是螳臂當車，螻蟻撼柱，能有幾人表同情？就是他的信徒夷子，仍然厚葬其親，可說是被天性所驅策，自然的流露，不能違反人情來抑止的一種表現。源遠流長，數千年來的遠因，顛撲不破的思想，又可從三代墓葬羣中出土的器物，同禮經的記載，子書的敘述，用來證明。天子諸侯固然能用人殉，甚至公卿大夫也僭越效尤。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乾昔寢疾——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變本加厲，不能不說是厚葬的流毒，到了漢文帝，他是提倡孝道的，養生送死的儀節，當然隆備過往古，一直到東漢光武，猶墨守家法。今據四川一隅來說，崖墓便是厚葬的一個例子。

二．崖墓的原始

大凡一事一物的改革，決不是平地一聲雷，多數受了同等物質的影響，然後從而改變初制。就是崖墓也有一個前因後果，不能例外。牠的成功，可以說是受了河南南陽墓制的波動。光武中興，尚孝弟，崇禮義，南陽又是他的故鄉，達官貴人在南陽的很多，對於送死的禮節，自然來得分外起勁，一方迎合同鄉帝王的心理，一方又可以誇耀世人。以前拿甌作墓的法子不用，換爲石質。先將地下掘一個深坑，再用石條搭成一所兩三間屋的石室，又在兩端配以耳房，貯藏明器，凡家宅的用物，行行都齊備，如同生前一樣。素石不好看，又把牠彫上華文，屋上兩樑的旁面，刻螭龍異畜，門楣的正面，刻奇禽怪獸，背面刻人獸相鬥，後楣裏面刻歌樂舞蹈，門扇前刻立虎門環，門背刻家臣僕人，前柱正面刻執戟勇士，背面刻執鬋侍臣，後柱刻人首獸身，門限裏面刻獨角獸，兩柱空處，用甌砌實作牆，石壁的反少見。²看畫的題材，有臣僕侍奉保衛，方相怪獸，是用以驅除地下魑魅惡鬼，畫棟彫楹，有堂屋內室，一如生時供奉，可以說生者一方面表現他的孝道，一方面流露着奢靡。一墓的構成，心力財力化上多少，要不是貴人顯宦，誰能作得到，士人平民，祇好保守着累甌穴土的老法子。這種石工自然是流動的，有些跑到四川來發展他的能力，或是由南陽來四川的人建議，

看見了如此多的大山，改變作風，就石作墳，更加恢宏。依山開鑿，固然比南陽平原取石省事，可是糜費也不小。

厚葬的意義不僅是示闊，入土還望他日久不腐，所以桓魋自作石椁，孔子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其意不外乎此。河南地土高亢，物質難壞，祇要好棺槨就能持久。四川多水重濕，各物易朽，現在因外界的影響，應自然的環境，開山作墓，一舉兩得，成為風俗，誠非偶然。“死之不欲速朽”，與厚葬有關，也是幾千年來古今一貫的主張思想。

可惜四川的山，十之九九是紅砂石，經不起風吹雨打，就是在不透空氣的墓穴裏面，也會自然的粉化，所以很少在牆壁上施彫刻。偶見一兩墓用朱墨繪畫半圓形的瓦當，已是斑剝隱約，多麼可惜！

三．崖墓的年代

每個崖墓裏都有五銖錢發現，五銖源流很長，由西漢武帝到隋皆行使，僅能依據牠作一個圓圈的斷代，要確定這墓是東西漢就不大容易。好不過是在墓上刻上年代，或塞墓門及承瓦棺的甄上面有年號，那就毫不費力的拿牠來證明了。有紀元的墓有沒有呢？以我推想一定不少，恐怕歷代皆有發現。以前的人太忽略，遂被耕夫樵子毀壞竟盡，現在我們加以注意，又不能痛快的得到，好象造物在那播弄人。崖墓裏刻有年代最早著錄的為宋朝洪适隸釋卷十三第九葉（據商務四部叢刊影印萬曆本）的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是建初二年（公元七七）東漢章帝時的墓，字在墓中左右柱，共七十四字，那一穴葬某人記得很清楚，（詳下章）除此而外，至今還沒找到比牠記載更詳明的，可惜當時及宋以後，再沒有一個象洪氏恁地關心崖墓的人，繼續留意，否則所得必大有可觀了。

近代的考古學擴大了，好古的人也多了，凡是在古的範圍裏面，夠上了斤兩都不放鬆，一改前人以文字為主同耳食的病。每每前人不注意的所在，我們能有新的收穫。就拿崖墓來說，一千個墓穴難得有一個有字文的，但是不因之灰心，沒字的也可以作為研究的材料，遇到有字的算是外緣。俗語說得好：

“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大家共同負起調查崖墓的責任，一年以內居然能尋到五個有年號的，不能不說是外緣中之外緣，真是“蒼天不負苦心人”呢。事實是這樣的：二十八年有人告訴金鑣（靜庵）常任俠兩君說，重慶大學工學院下面的山腰崖墓門頭上有字，他們興忽忽的“案圖索驥”，果不其然的看見兩處，一題永壽四年（公元一五八），一題熹平五年（公元一七六），因為重慶不容易找拓工，寫信告我帶人去，直至今年一月，才能欣賞漢人的妙筆。那個地方不好找，去時蒙任俠引路，崎嶇的到達。由北至南，一連六墓，一二墓沒字，第三墓門額刻“永壽四年，六月十七日作此冢”。第六墓門額刻“熹平五年，十月十八日——”（下勸）。我又想在蘚苔中得到意外的發現，果然在第五墓門外左邊剔出“延熹五年（公元一五八）十二月十九日——”（下勸）十字，延字雖剝落，但末筆猶隱約可以看出。三處題字，以永壽為最精，筆勢飛舞，好象新刻成。永壽延熹都是東漢桓帝的年號，熹平是靈帝的紀元。桓帝紀“永壽四年，六月戊寅，（四日）改元延熹”是永壽無四年，四川略偏遠，所以改元十三天還不得到明令，同劉平國題字蹈了一樣覆轍。今年三月得金君信說：在磐溪附近地名廟溪嘴的山腰，又尋獲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光和元年（靈帝公元一七八）兩墓，至今無法得到拓本，叫人不勝神往。勇猛的搜索吧，叢棘蔓草裏，有不少的文字埋沒着，等着有心的人呢。

東漢的崖墓，可以找到的，截至現在一共六個。以此概其餘，大多數崖墓是屬於漢代，漢以後或改變葬風了。

四．崖墓的構造

在江南的時候，就聽說四川很多崖墓，可是不常讀到關於是項的文章，同任何的報告，形狀不得而知。民國二十八年春，避寇來成都，愁恨中又夾着不少的欣幸，因從此可以明瞭崖墓的制度了。是年冬，同李小綠君先到崖墓最多的新津，作調查的工作。新津離成都九十里，公路車僅能到舊縣，下車渡泯江，約三里即入城。第二天一早，裹了乾糧，出東門，渡泯江，看見山巒起伏，鬱蔥蔥

的林木，好不愛人。山雖不特高，連綿總有幾十里，一共有九個山頭，當地人叫作九連山，就是堡字山（漢名天社山）玉皇觀山，多元山，官斗山，木魚山，胡家山，瑞麟寺山，朝陽洞山，老君山，以老君山爲最高，木魚山爲最低小。墓在山腰山足，又或將到山頂，相度山的石質圍繞着開鑿，並不講究風水。徧山被盜的墓穴總在一千已上，洞口大多數高寬不滿三尺，雖是土人省工，也是他們的狡猾。初發現時，無形中阻止一班人進去探視。有很多形制不大的墓，要是我們一個個的鑽進去，太費時間，遂僱用鄉人作嚮導，凡是略大的墓，都不放過。入墓極其困難，非蛇行不可，如遇外高內底，又要倒轉先下足部。壙內沒光綫，其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燭光最遠不過照三尺，幸帶手電筒，彎曲了身體，象鶴一班的前進，土臭鑽入鼻孔，實在難聞，又因炭氣過重，氣喘咻咻，雖是冬天，仍然流汗。石質既不堅，若遇頂上有裂痕，有崩塌可能。還有些墮餘的大石，錯綜在上面，好象還在搖動着。地下大小的亂石，參差不平，走在上面，如車轂相撞，時時身子左歪右倒，叫你一刻不能安寧，心裏的慄懼，真非此刻筆墨所能形容。怕的是運氣不好，懸石下崩，輕能傷身，重就支解，或者將門堵牢，悶死在穴裏，外人還不知道呢。⁸雖然知道很危險，但是興趣戰勝了恐懼的心，經過一百個以上的墓，四十多天的考察，不能不佩服漢人的豐功偉蹟，驚人貢獻。大墓壙裏必有甬道，比一人高，可以挺胸出入。⁴左右是棺室，高約三四尺，兩室三室四室不等，有深有淺，深的可容兩棺，淺的一棺。又或在盡頭曲向左向右象曲尺，象丁字式，若由甬間別開廂房則不大多見。甬道盡端，不是鑿一石牀，就是一個扁長的壁櫥，（又或二者兼有），也有在兩棺室的牆間鑿一小型的，但決不是用陳明器。每每又在甬角或兩室地下有石甕一兩口，這都是“富而好禮”的一種具文。小墓很簡單，僅作一堂屋。

大墓開鑿的時間是以年計，決不是幾個月內可以完成，花費的錢財可想而知。再就墓中考察所得，明瞭牠不是葬一人同一代，甚至葬一族，等到不能容納棺柩，然後另治他穴。移進一棺，暫時封閉墓門，各棺室滿，就排列在甬道上，甬道擠不下，那時不是加石門就砌磚封閉，外面再用土壅塞。當日墓外雖沒立碑

碣，一定有標幟，不然春秋祭祀就無從辨認了。有石門的墓很少，門作兩扇，上半彫一下山虎或展翅鳳，下半作獸首銜環的鋪首華文。有石門的門楣，刻螭龍文的僅尋到一座。

崖墓的風氣盛行以後，不但有治壙的專工，必定成立了穿鑿崖墓公司，代人設計，或鑿好了若干穴待售。因每見幾壙毗連，甲墓室同乙墓室犬牙相錯，距離不到二尺，但決不衝突開穿。若非一手所成，同預先有縝密的圖表，準確的尺寸，能夠這樣嗎！木魚山的石質略爲堅實，墓穴鱗次櫛比，全山幾無隙地，尤爲有計畫穿鑿的一個鐵證。盜墓有經驗的人，開了一墓，他就用鐵器擊偏了牆壁，要是聽見隔壁發出空聲，然後打穿過去，（也有已先塌陷的），省除許多力量。據我所見，穿連最多的有六七墓。

兩千年來，山谷變遷，漢人墓外的標幟早化爲烏有。唐宋的時候，常常也有發現，清理後，用作住宅，（說詳後）。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五月法國人色伽蘭（Victor Segalen）來四川調查古物，發現了崖墓，後又有成都華西大學美國人陶然士（Torrance）亦大加注意，叫人發掘，得了不少的明器。自此以後，鄉人知道這些東西可以換錢，每年於農暇，三五成羣，滿山找寶。但是茫茫的山，如何知道那一處是墓穴呢？積日久的經驗，得到了一種方法，就是在大石上面下爲沙土層的地方，用鋤頭鋤牠若干下，發現有些斧鑿痕，再往左右擴充，能確實見到一個門式的形狀，就算達到了目的，土人稱爲“畚箕口”。再往下掘，即是隧道，口穿後，他們必定經過了十幾分鐘，才敢鑽入，因爲裏面空氣稀薄，能悶暈人。隧道有兩種，一種很短，一公尺可以達到墓門口，這墓大都在山腰山足。一種很長，由五公尺到十公尺，這墓大都將近山頂。盜墓人因爲出入不便，又恐怕危險，在發現隧口時，好象就知道隧的長度，相度情形，由頂若干公尺直掘下，不遠即是墓門，這種經驗同小聰明是值得書呆子的佩服。由上掘下，成爲阱形，深的達八公尺，有法子不用梯可以上下。幸而我也學會了，省得找梯繩之煩。又有見到畚箕口，一直往下掘，露出了石底，不見隧道，爲當日未成的墓，鄉人稱爲“崖變”。費了半天事，一無所得，是他們最失望的一幕。

崖墓，土人都叫作“蠻洞”，太無意識了。士大夫從不知改正，好不可嘆！李勢傳：

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客，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卹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晉書卷二百二十一，華陽國志卷九，說略同）。

樂山縣志：

獠洞，鑿崖爲洞，山谷間往往有之。闊數丈，深至數十丈者，傳是晉宋間獠人所鑿也。（嘉慶十七年刊本，卷二，古蹟門，第二十一葉。）

前人的觀念，以爲獠人草昧，不會建屋，祇知穴居，於是乎看見了崖上的墓，就呼牠作蠻洞。籍使獠人在他的本土是住山崖，等到侵入了繁榮的城市，看見了華美乾燥的住宅不住，花費如許的時間氣力來開山，瑟縮在黑暗卑濕的洞府，我想愚蠢到極點的人也不會恁笨吧！并且據妙美的彫刻，佳好的建造，是否獠人作得到。據傳聞入書，不去考察一下，真是貽笑大方。

宋紹興二十七年發現建初二年的崖墓，載洪适隸釋，題爲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

維兮，本造此窆者，張賓公妻，子偉伯，伯妻孫陵在此右方曲內中。

維兮，張偉伯子長仲，以建初二年六月十二日，與少子叔元俱下世，長子元益爲之祖父窆中，造內栖柱，作崖棺，葬父及弟叔元。

洪氏說：

右張氏穿中記，土本張賓公之妻之穴也，其子偉伯及偉伯妻與孫陵皆祔葬右方曲內中，故志之。其一則偉伯之孫元益葬其父長仲并弟叔元所志也。“維兮”猶烏呼之類。其間云建初二（二，刻本誤作三。）年，則章口口口口口⁶口⁶而拙，在會稽都尉路君闕之後，人口口口口口⁷闕之前，二十八⁸年，亦埋銘之推輪。

末了又有一段記文：

眉州李治中云：“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耕夫斲地有聲，尋罅入焉。石

窟如屋大，中立兩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穢充仞。執燭視之，得題識三所，一在門旁，爲土所蝕，僅存其上十許字，穿中沙石不堅，數日間，觀者揩摩，悉爲漫滅。其二在兩棺前，稍高，故可拓”。時紹興丁丑（公元一一五七）年也，上距建初丁丑，千八十有一年。

洪氏移錄兩柱文，錯字很多，因爲石質粗礪，不容易拓清楚，寫出時自然會錯誤。嗚呼錯“維兮”，是筆畫近似的緣故。“窀穸”兩字很奇特，是指一件名物，由文義推尋，大概是“冢”字的抄錯。冢是墓穴，其字从穴作“冢”，就不是這個意思。也因爲从穴的字，漢人常不分，如樊敏碑寔作“窆”，堯廟碑官作“窆”，戚伯著碑官作“窆”的例子，不勝其舉。⁹洪氏釋前兩字作穿，姑不問字形是否可通，實毫無取義。重慶沙坪壩九石岡永壽墓有“冢”字，此讀冢，似不鑿核。

洪氏對於文義也有錯解的地方，他以爲此墓爲張賓公妻穴，右面翻葬其子、媳、孫三人，這是大錯。“本造此窀者張賓公妻”，已明示這是張妻爲她的兒子偉伯作的墓，刻字呢；爲元益葬父長仲同弟叔元時候追記。細玩“本造”兩字的意義，就明瞭了。孫陵是偉伯妻，如果爲偉伯孫，名字上或下面應有“元”字如叔元元益之例。就此看來，這墓應當稱爲張偉伯墓。“曲內”是兩穴的錯，（左柱“內”同。）穴字猶如堯廟碑及費鳳碑陰作內，故極容易與“內”形相渾。“兩”字誤曲，同一道理。“栖柱”爲支柱，是否指兩棺室中間突出的石而言？據所見都是虛三一連於牆，不是獨立的柱子。“崖柱左右”是由甬道中分開說，冢已早成，幾十年後再補鑿栖柱，理有不可解，恐怕洪氏又有寫錯，“崖棺”棺爲橫譌。（見第五章）。

武陽爲秦時所立，漢晉仍用舊名，就是現今的犍爲縣；彭山縣在牠的北邊，彭亡山在縣的東面。漢時彭地屬武陽，所以洪氏說，“武陽城東彭亡山”，可惜門旁的字已剝落，不知又有什麼記述。洪氏謂“中立兩崖——各分二室”，可證全墓共四穴。這種穴制，也曾看到不少，是一種普通的。

宋馬永卿（大年）懶真子卷四第十一葉有一段記載：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祖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

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廻有石閣子十許，上鑄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口口復不見矣。入時必用油圈以爲燭，其中盛暑極涼，如暮秋時。

據馬氏文字的形容，簡直是崖墓。梁孝王倚勢多金，他的冥府作得特別皇偉，固無足怪。所謂石閣子十許，是指石壁鑿凹作一方方如柱木中間隔成的牆¹²當，然後在上面彫刻人物，樂山崖墓冥堂也時或可以見到。芒錫山很大，跨江蘇省錫山縣，安徽省亳縣，山東省濟寧同東平縣，河南省商丘縣。梁孝王墓位於安徽境界，想不到無獨有偶的那處也有崖墓。江淮間的山石絕堅硬，非四川紅砂石可比，工程的浩大可想而知了。

樂山崖墓石質比較堅實，宋時已常有發現，最著的無過於治易洞同白崖，都在凌雲山半山。白崖出北門外十五里，一連五墓，最高一層刻屋椽瓦當形，下層刻了許多鷹鳥魚獸與其他各種華文。墓門外鑿一大堂，當中有一方石柱，一人不能回抱。堂屋高約三公尺，深約四公尺，寬約八公尺，每墓深都在七公尺左右，棺室各四五，裏面掃除清潔，可以任意出入。這墓的發現，大概有一千幾百年了。治易洞離牠不遠，四川通志卷五十五古蹟門，嘉定府志第十二葉引清一統志：

治易洞在府城南，程公望嘗寓此注易，蘇洵嘗攜二子過此。

樂山縣志（嘉慶十七年刻本）卷二第十九葉，記得比較詳些：

白崖三洞，城北十里，曰“白雲”，曰“朝霞”，曰“清風”。朝霞洞一名“蘊真洞”亦名“治易洞”，是爲宋逸民程公望注易故居。元祐紹聖間眉州蘇洵父子，郡守呂昌朝宋岳皆數過其地。開禧元年，永嘉陳謙摩崖題“程公望洞”四字於清風朝霞之間。嘉定十五年提刑張方來游，惜其字已剝損，而又以三洞惟白雲最勝，重書於白雲洞口。延祐中，并建有“臨川閣”，下臨竹公溪，今廢。

第十八葉又說：

“治易洞”凌雲寺山右稍後，宋郡守吳祕題名洞前，有“治易”二字，

大可方丈。又有蘇軾摩崖二十字并詩，其詩今蘇集不收。

四川通志引岩字譜：

凌雲山擁翠峯後有“治易洞”，宋郡守吳祕題名洞之前，有“見易”二字，大可方丈。東坡摩崖刻云：“聖作易，晦其數，劉傳吳，識其祖”。又有東坡詩。案吳守嘉州，受易劉牧。程公望治易洞之外，又有明安佑的“注易洞”，樂山縣志第十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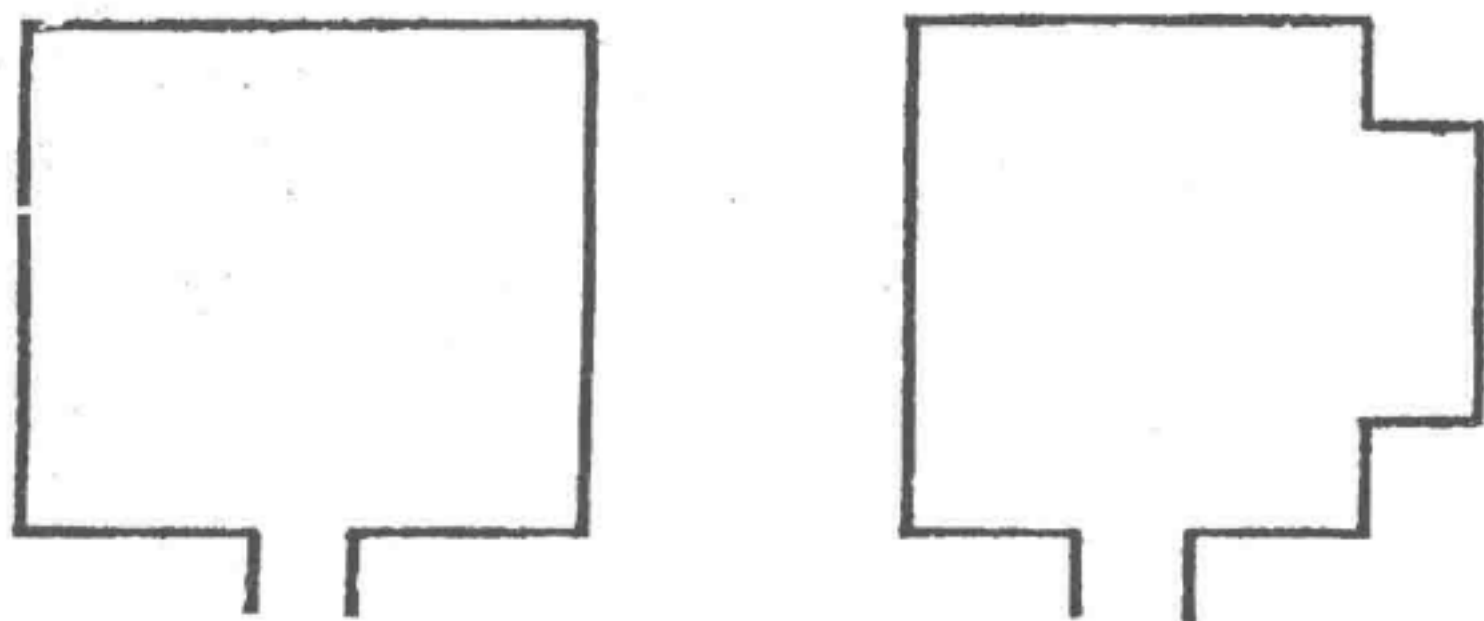
“注易洞”凌雲山陰，正方，可坐數十許人，明州人安佑讀易於此。州牧梅美爲之題額，陳嘉言劉隅爲之序銘，後袁子讓刻五碑其中。

又有“第一洞天”也在樂山，四川通志：¹⁸

又有“第一洞天”在府西十里，舊名“穿洞”，兩洞相連，宏敞深邃，可坐數十人，明弘治間，學使王勅誅茅得之，題此以配峨山之勝。

縱合上面的記述看起來，由宋到明，崖墓時時有發現，一定是注意大墓，不注意小墓。大墓清治以後，宏敞深邃，冬溫夏涼，逸人隱士，喜歡牠遠離市井同幽靜，來此讀書，以爲山洞，不曉得是冢墓，“蟹洞”的名，恐怕就在那時流傳下來。還有就外堂因石鑿佛像，加以建築作廟宇，今已塌毀，仍留着些穿櫟棟的窟窿在壁頭上，紅砂石最容易風化，現在存在的佛象，大都斑剝不堪，間有一二略存衣絡，還能辨別得出是宋明間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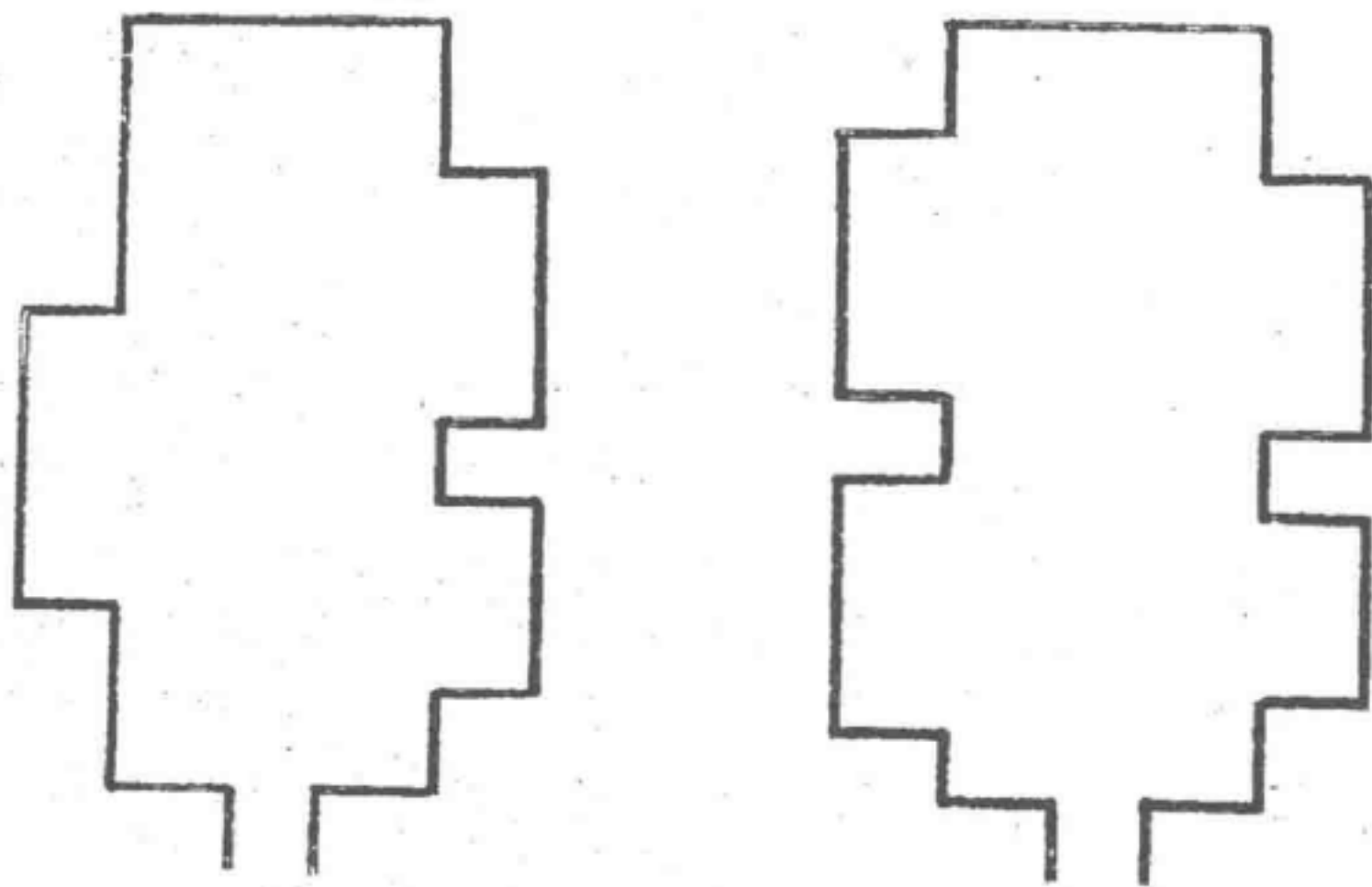
曾將四川各縣志翻閱一下，洞的數量很多，以我推斷，內中定有不少就崖墓改造的。向來修志書的人，不是以耳代目，就是抄襲成文，決不肯親歷其境的調查一下。“尸位素餐”，令人好不慨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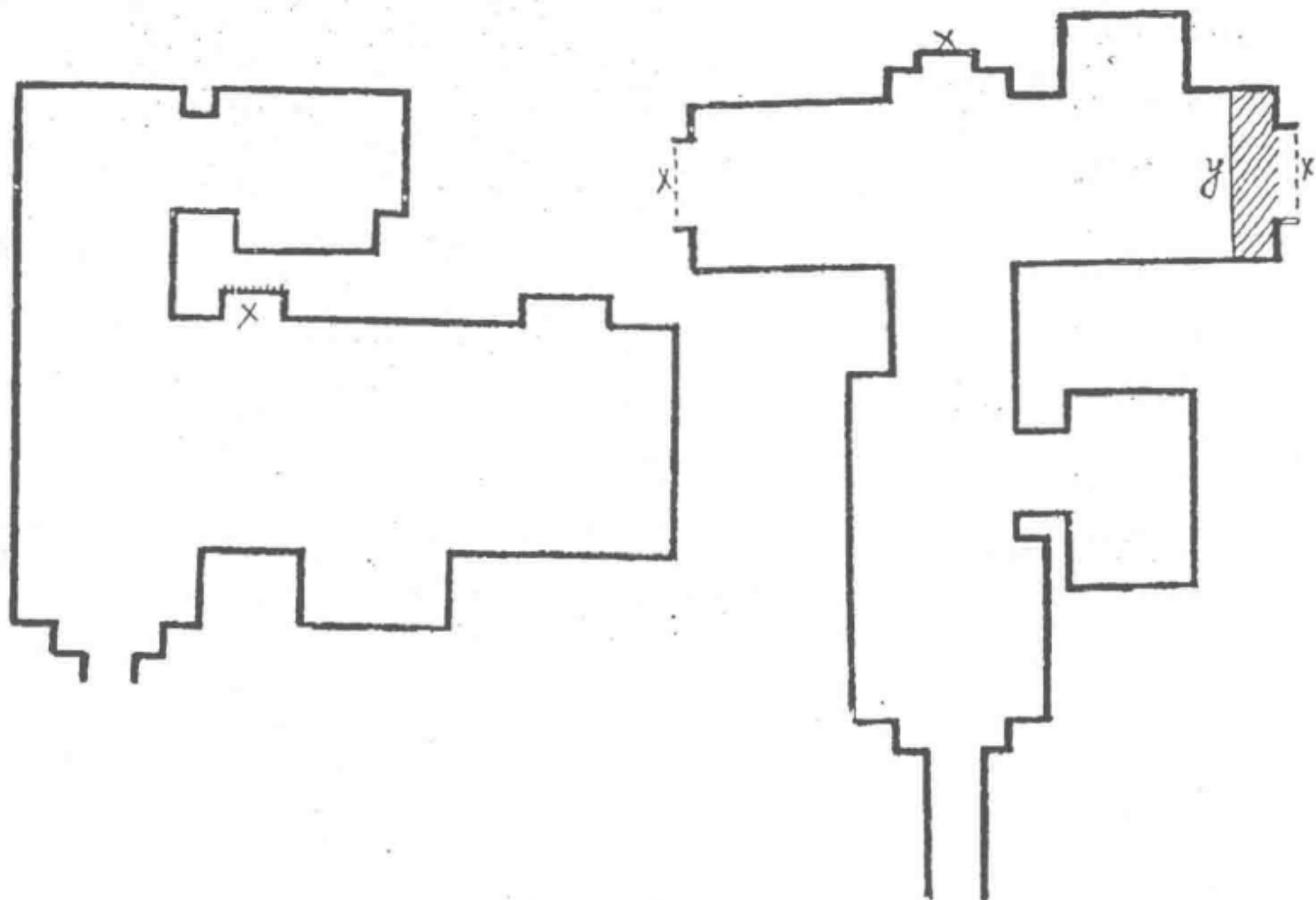
圖一 單純式

(10)

崖墓墓制，現今約略將牠分作三類：第一類“單純式”，第二類“複形式”，第三類“變體式”。雖不能包括一切，亦可以窺見一斑，將來另作一集蜀漢崖墓考，詳細報告。（附圖一，二，三）



圖二 複形式



x=壁 櫨

y=石 案

圖三 變體式

(11)